

大约是 1989 年至 1993 年那段时间的秋天, 每逢我去农贸市场, 总是聚精会神地搜寻一种蔬菜。只要我发现那个摊位上有它那扁扁的凹凸不平的身影, 无论紫、无论紫, 我准会驻足。不问价格只需鲜嫩, 我便喜上眉梢, 挑上半斤左右。卖菜的见我买得少, 总是有点泄气, 时常一边夸赞自己货色的水灵, 一边使劲儿往里添加。我呢, 却总是毫不动摇, 斩钉截铁地只买那么一点儿! 因为父亲种梨的菜碟儿都不大, 而且买多了准会挨说。

这种菜, 便是北方很普通的甚至院落屋边都栽种收获的扁豆角。

玉珍姨给父亲做扁豆

在田间劳动时, 打着号子, 于现在许多人听起来是非常遥远的声音了, 但在以往机械化作业远不及现在的肩挑牛耕时代是常见事。那时候, 田间劳动活儿很多, 身心特别地累, 所以人们往往在田间干活时以打号子的方式提神解乏, 在打号中添乐, 在打号中鼓劲, 于是劳动号子便成为农人必备的歌谣。在我的家乡崇明岛上就流传着不少各式各样的劳动号子, 其曲调之优美、动听, 含情脉脉, 让人不教自会, 也给寂寞乏味的乡村带来了无尽的活力和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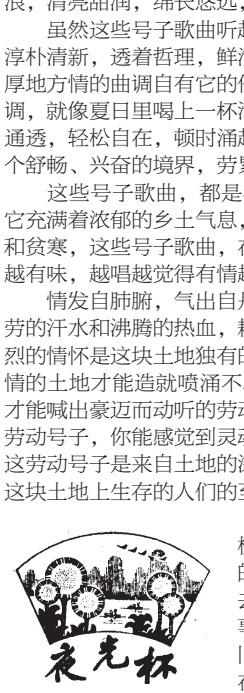
那时, 最常听到的是喊担号子, 人们在挑担时会喊着“嗷呀嗨哟呀! 嗷呀!”的号子, 那声音高亢激昂, 铿锵有力, 若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排成队结伴挑担子, 大家边走边喊, 形成一种“合力”与“和声”, 群情激昂, 雄风尽展, 异彩纷呈。他们是赶牛调、喊牛调, 到了春耕夏播时节, 在田间到处可以听到“呷呷喂喂喂喂喂喂”, 那清脆响亮的赶牛号子, 犹如清晨响鞭的声音, 委婉悠扬, 沁人心脾, 充满着激情, 而耕牛好似也受着赶牛号子这乡土文化的“熏陶”, 顿时打起了精神, 拉起犁来特别爽快。再次是渔民号子, 它是渔民们在海上捕鱼时常唱的劳动号子, 有“车起锚呀, 喂喂子喂喂呀, 用力拉呀, 喂喂子喂喂呀”, “用力拉呀, 哎哟喂喂!”等起锚号子曲调, 唱出了渔民们与大自然抗争, 与风浪搏斗的那种排山倒海之势的豪情。除此之外, 还有撑篙号子, 摆船号子, 点水号子, 帐篷号子和七星车号子等, 唱起来如起伏的波浪, 清亮甜润, 绵长悠远, 令人精神陡增。

虽然这些号子歌曲听起来显得有些单调, 但这些淳朴清新, 透着哲理, 鲜活有趣, 听来顺口且带有浓厚地方情的曲调自有它的作用, 干活时唱着这号子曲调, 就像夏日里喝上一杯清凉的冰水, 让人觉得全身通透, 轻松自在, 顿时涌起一股力量, 把人们引入一个舒畅、兴奋的境界, 劳累也消失了。

这些号子歌曲, 都是农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它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也唱出了农耕生活的艰辛和贫寒, 这些号子歌曲, 在乡村唱不完唱不尽, 越唱越有味, 越唱越觉得有情趣。

情发自肺腑, 气出自丹田。辛劳的家乡人们用勤劳的汗水和沸腾的热血, 耕耘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壮烈的情怀是这块土地独有的气质和灵魂。只有这块深情的土地才能造就喷涌不尽的旺盛生命和至善人性, 才能喊出豪迈而动听的劳动号子。细听这土生土长的劳动号子, 你能感觉到灵魂的洗礼, 通畅舒服, 因为这劳动号子是来自土地的深处, 没有任何粉饰, 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至真情怀。

如今田间干活早已被机械化所代替了, 那肩挑牛耕的时代也不复存在了, 但过去那些劳动号子声里有我的事业和憧憬, 有我的亲情和旧梦。如歌般的号子永远印在我的人生中。



父亲笔下的扁豆

孙晓玲

角不外是用油盐爆炒, 然后焖得很烂。以前沾上一些咸面糊炸成“扁豆角”, 他也很爱吃。

早先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爱吃扁豆角, 只以为他一定是在河北老家时吃惯了, 就像他一直爱吃熬窝瓜、山芋棒子面粥、小米粥、蔓菁粥一样。我们老家沙土地多, 出产这些东西。

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 父亲踱着步慢慢地走到窗前写字台边, 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已装好的牛皮纸信封给我, 和蔼地说: “小玲, 有工夫抄一

抄。”我出门的时候他怕耽误我自己的事情, 又嘱咐: “不着急。”那时, 父亲经常伏案写作, 报纸上登的稿件也很多, 他有点忙不过来, 体力透支, 这才让我帮一点忙。

回到家, 我小心翼翼地吧稿子抽出来, 除了这篇名叫《秋凉偶记》的稿子, 还有三五张报社专用稿纸, 纸很厚不爱洇, 那是供我抄稿用的, 每次给得都恰到好处,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富余。《秋凉偶记》共三则, 其中一则是《扁豆》。

父亲在这篇小文中用自然简洁的文字记叙了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质朴坚强与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的游击队员。多少年过去了, 经过多少炎凉悲欢际遇, 尝过多少酸甜苦辣的滋味, 他更加珍惜那一种战火中的友情、那一段生死相依的经历。

那是 1939 年秋, “七七”事变后, 那年他刚刚二十六岁, 参加革命工作不久。那时, 从冀中平原调到了阜平山区, 分配在



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在阜平, 父亲难忘的有一座神仙山。在阜平打游击, 他就曾住在神仙山顶上。神仙山也叫大黑山, 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这座山又高又陡全是大块大块像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黑色的岩石, 横一块竖一块几乎没有路, 只有牧羊人能上去。山顶的背面却有一户人家, 他家依山盖成, 门前一小片土地种了烟草还种了扁豆。

这就是那位游击队员之家。

这位壮汉非常能干, 他种的扁豆颇有点“巨无霸”的丰采, 肥大出奇, 炒时自制制的羊油加上辣椒, 红绿相间, 鲜香可口。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在那穷山恶水之间, 每天奔波劳顿、饥肠辘辘、日落下山回来的父亲能坐在烧热的炕头上就着刚出锅的热饼子吃上又香又辣的炒扁豆真让他增神添力、信心倍增。要知道当时阜平山地条件十分艰苦, 有一段时间他们吃黑豆, 吃树叶渍的酸菜, 穿上土棉衣, 令家乡的爷爷、奶奶、母亲担心焦急, 早晚挂牵。扁豆的香味胜过珍馐美味。神仙山的扁豆角, 就像那簇曾在行军途中救过他的命的酸枣树一样令他充满了感念与礼赞之情, 就像“两界峰的柿子, 插箭岭的风雪, 洪子店的豆腐, 雁门关外的辣椒杂面”一样使他留恋, 难以忘怀。就像年三十晚上, 房东大爷递给他的盛着热馍与豆腐的黑陶碗、荆条筷, 使他对山地人民的支援与馈送充满了无限感动。

他难忘这位“生死与共以诚相见”的战友, 难忘这位“不问过去不计将来”、“不问乡里不记姓名”然而白发之时仍怀念不忘的伙伴。

“战士也就是人民, 人民参加着保卫家乡的战斗”(《一九四〇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 父亲忘不了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 晋察冀边区人民用自己的爱国之情, 用自己浑身的力量, 在历史上涂上的最触目的几笔, 所以在他耄耋之年仍满怀激情加以记叙, 收录在他晚年拼力而

我是从辛卯年的上半年, 朋友引见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 拜在她的门下学古琴。

原本对古琴、古筝都不清楚的我, 为什么会到古琴发生兴趣的呢? 有一次书法老师王宜明要我们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临习中知道了 1700 年前嵇康和古琴那段悲壮的故事。还有一次, 朋友请我去听古琴演奏, 操琴的是徐君跃, 他就是新浙派古琴创始人徐元白

抄。”我出门的时候他怕耽误我自己的事情, 又嘱咐: “不着急。”那时, 父亲经常伏案写作, 报纸上登的稿件也很多, 他有点忙不过来, 体力透支, 这才让我帮一点忙。

回到家, 我小心翼翼地吧稿子抽出来, 除了这篇名叫《秋凉偶记》的稿子, 还有三五张报社专用稿纸, 纸很厚不爱洇, 那是供我抄稿用的, 每次给得都恰到好处,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富余。《秋凉偶记》共三则, 其中一则是《扁豆》。

父亲在这篇小文中用自然简洁的文字记叙了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质朴坚强与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的游击队员。多少年过去了, 经过多少炎凉悲欢际遇, 尝过多少酸甜苦辣的滋味, 他更加珍惜那一种战火中的友情、那一段生死相依的经历。

那是 1939 年秋, “七七”事变后, 那年他刚刚二十六岁, 参加革命工作不久。那时, 从冀中平原调到了阜平山区, 分配在

我是从辛卯年的上半年, 朋友引见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 拜在她的门下学古琴。

原本对古琴、古筝都不清楚的我, 为什么会到古琴发生兴趣的呢? 有一次书法老师王宜明要我们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临习中知道了 1700 年前嵇康和古琴那段悲壮的故事。还有一次, 朋友请我去听古琴演奏, 操琴的是徐君跃, 他就是新浙派古琴创始人徐元白

子路篇载: 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 依中庸而行, 行中正之道, 故孟子称为中道; 在句中指言行合于中庸的人。与, 动词, 偕同、亲和、结交。狂, 按孟子说是志大言大而行动上不能实现。狷, 按孟子说是不屑于不洁。狂狷二字, 随时间推移, 含义更加丰富, 这里暂且不论。有所不为, 有选择地不为, 包括能而为而不为和不能而为而不为。

此章译成现代汉语, 大意是: 孔子说: “不能得到中庸的人相亲和, 那一定会和志大狂放的人、洁身自好的人结交了! 志大狂放的人追求进取, 洁身自好的人不做坏事。”

对此解释最早的人是孟子。据《孟子·尽心下》载: “孔子岂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关于狂者, 孟子说: “其志嚆嚆然, 曰: ‘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他们志向远大, 总是说古人如何古人如何, 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 却和言语不相吻合。狷, 孟子作猷, 狷的异体字。关于狷者: “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 是猷也, 是又其次也。”不屑于做不洁之事的人, 便是狷者, 是在狂者之后可结交的人。

狂狷之士均不完美, 优劣长短皆明显, 而好好先生“乡原”只抓住他们的毛病和缺点大加指责。说狂者言行不符, 说狷者落落寡合, 进而宣扬自己的混世哲学: “生斯世也, 为斯世也, 善斯可矣。”生在这个世界上, 做这个世界的人, 妥善一生(实为伪善而取悦于人)就行了。孟子像孔子一样, 对“乡原”深恶痛绝, 详细剖析了“乡原”为什么是“德之贼”。

孔子深知“中庸不可能也”, “知者

我是从辛卯年的上半年, 朋友引见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 拜在她的门下学古琴。

原本对古琴、古筝都不清楚的我, 为什么会到古琴发生兴趣的呢? 有一次书法老师王宜明要我们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临习中知道了 1700 年前嵇康和古琴那段悲壮的故事。还有一次, 朋友请我去听古琴演奏, 操琴的是徐君跃, 他就是新浙派古琴创始人徐元白

必也狂狷乎

白子超

过之, 愚者不及也” “贤者过之, 不肖者不及也”(《礼记·中庸》), 因此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同时, 孔子看到有些人貌似中庸、中行, 实际并无原则, 无个性, 滑头滑脑, 四处讨好, 欺骗性极大, 因而痛恨之。于是, 孔子选择这两类人之外的另一类人——狂狷。尽管狂狷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点, 但狂者主流是“进取”, 积极向上, 狷者主流是“有所不为”, 洁身自好。瑕瑜共见, 瑕不掩瑜, 才是现实中可结交的活生生的入。

孔子所言, 对今人仍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曾读《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文汇报), 其中涉及钱锺书先生的狂、狷问题, 颇有趣味。杨绛先生说: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 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 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 因为他学问‘厉害’, 他知道的太多, 又率性天真, 口无遮拦, 热心指点人家, 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 又招不是。”但是, “钱锺书自己说: ‘人谓我狂, 我实狷者。’ 狷者, 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 就‘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 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 他很有用, 但是不积极。”“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愚以为, 钱锺书先生所言不虚, 先生确是狷介之士, 然而狂士之态亦偶尔流露。或者说, 狷为主, 狂为辅, 八二开, 或七三开, 二者融为一体, 乃少见之德才兼备者。

正是牡丹盛开时

高欣

春风劲吹四月天, 正是牡丹花盛开之时节。牡丹是我国四大名花之一, 其品种繁多, 花色丰富, 花形各异, 雍容华贵, 富丽堂皇, 一直被视为富贵吉祥的象征, 素有“花中之王”的美称。

牡丹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说至少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多年。从南北朝起, 牡丹就成为观赏花卉。到了唐代, 牡丹成为皇宫珍贵的花卉, 应诏入宫的诗人李白, 为此写下了千古名句: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据说当年长安, 每到牡丹盛开之时, 观花的人摩肩接踵, “车马若狂”。诗人白居易有诗曰: “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诗人刘禹锡亦曰: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前几天, 应友人之邀到漕溪公园观赏牡丹。春光明媚, 园内到处是一簇簇盛开的牡丹花, 花色艳丽, 五彩缤纷, 有红、白、粉、紫、黄等诸多花色, 千姿百态, 十分诱人。我们游走在牡丹花簇之中, 只觉清香扑鼻, 沁人心脾。漕溪公园内栽培有 100 年、120 年的牡丹花。

据说, 上海植物园、南翔古猗园等地亦是观赏牡丹花的好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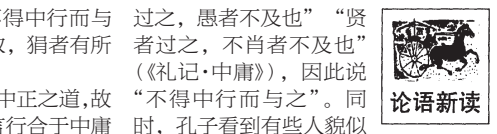
当笔毫行走时, 学会放松, 掌虚指实, 力量集中到笔端, 体验宣纸反过来给笔尖的力量, 顺势运笔, 呈现在眼前的线条就完全不一样, 扎实多了。

回想第一次见到戴老师, 她拿出紫砂壶, 静静地沏茶, 优雅地聊天。和我们讲述每一首遗留给至今古琴曲的故事, 和创作曲子背景, 以便让我们弹奏时有感觉。比如, 《湘江怨》讲的是数千年前, 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位妃子, 为失去丈夫悲恸欲绝, 哭泣的泪水滴落竹上, 留下了一块块泪斑, 后人就称为“湘妃竹”。弹这首曲子时, 我分几段来理解: 宫廷愉悦的生活; 担惊受怕的日子; 失去丈夫的悲痛, 最后用美好的回忆结束。回课给老师时, 得到了她的表扬。

抚琴要感受琴曲的脉络, 临帖书法作品, 也要情系当时, 好比将自己的生命, 拉长了一千

我是从辛卯年的上半年, 朋友引见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 拜在她的门下学古琴。

原本对古琴、古筝都不清楚的我, 为什么会到古琴发生兴趣的呢? 有一次书法老师王宜明要我们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临习中知道了 1700 年前嵇康和古琴那段悲壮的故事。还有一次, 朋友请我去听古琴演奏, 操琴的是徐君跃, 他就是新浙派古琴创始人徐元白



我是从辛卯年的上半年, 朋友引见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 拜在她的门下学古琴。

原本对古琴、古筝都不清楚的我, 为什么会到古琴发生兴趣的呢? 有一次书法老师王宜明要我们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临习中知道了 1700 年前嵇康和古琴那段悲壮的故事。还有一次, 朋友请我去听古琴演奏, 操琴的是徐君跃, 他就是新浙派古琴创始人徐元白